



仙人台遗址



### 领队说考古

口述人：任相宏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

采访人：本报记者 范佳

考古发现档案：

山东长清仙人台邾国贵族墓地位于长清县城东南20公里处北黄崖村南，入围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1995年3月至5月中旬，由任相宏担任领队，对仙人台遗址进行发掘，除了岳石、西周、东周和汉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聚落遗存之外，还意外发现一处周代邾国贵族墓地，出土青铜器不仅种类、数量多，而且有七件带有铭文，为研究东夷古国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。



任相宏(上图)及他作为领队挖掘出的青铜方壶(下图)



## 任相宏：周代古墓里，挖出百余件青铜器

### 一镰刀“砍出来”的周代神秘墓葬

1995年，我39岁，那是我第一次任领队，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，和学校老师方辉、崔大庸带山大考古系92级同学发掘长清仙人台遗址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那次发掘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。

在这次发掘前，山东大学的考古教学标本是非常匮乏的，特别是青铜器，基本没有。我们也曾去陕西买过一些教学标本，但都是复制品，教学质量受到影响。我是教商周考古的，其中一门课就是青铜器研究，我一心想改变这种现状，那次实习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，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就是挖点青铜器。

我那时年轻，有这次机遇很不容易，很想成功。当时由我来选实习点，去哪呢？从经费考虑，我们把范围聚焦在济南，济南文物丰富的地方不是长清就是章丘，而在出青铜器方面，长清更为出色。

前期选址考察，结果不理想。我想到一个途径，去长清博物馆的库房里“寻宝”。我们把所有的青铜器看了一遍，有两件青铜簋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胎很厚、特别大气，基本形制大小都一样。要知道礼器是配套的，两件簋，起码得有五件鼎相配，四件簋就有五件鼎，以此类推。我们得知这两件簋出自长清的北黄崖，青铜器是贵族才能用的，我们感觉这个地方不一般。

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？去了才知道。北黄崖距

五峰山不远。1958年，这里修建了钓鱼台水库，原来居住在黄崖村的居民搬迁为3个村，北黄崖便是其中之一。而仙人台就像一块隆起的黄土平台，自东向西探入水中。仙人台遗址的南、西、北三面环水，成半岛状。据说，过去仙人台上建有尼姑庵，此地又临近道教名山五峰山，当地人把这个高台称为“仙人台”，很可能与周围广泛分布的道观有关。

我们了解到，这批青铜器是北黄崖村村民张建新发现的。必须找到这个人，才能确定消息的真实性。但当时张建新在外地打工很少回村，好不容易有次打听到他回去，我们赶紧赶到了北黄崖。

听他讲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他上高中，有次从村里出来，抄近道游泳到仙人台，收割庄稼。水很深很险，上岸之际，张建新用镰刀钩住仙人台背面的崖土想借力上岸，快到悬崖顶部时，没想到一镰刀砍下去，土里竟然露出了绿锈斑斑的铜器。张建新“砍出来”的这个墓后来被我们编为1号墓，出的青铜器不少，具体有多少他也记不清了，至少有十几件。当时被当地人哄抢了一部分，他要回来一部分后，去中国历史博物馆、中国国家博物馆献宝。对方说，这批东西是山东出的，挺重要，他们收不太合适，建议他带回山东。如今这批文物就分散在济南市博物馆、长清博物馆等处。

### 青铜器数量惊人 柜子根本装不下

我记得很清楚，1995年3月18日开的工，不到一个礼拜就探测出了七座墓葬，其中六座东西向的是周代的。我们先清的1号墓，没有发现被盗的痕迹，这很令人兴奋。墓中残存的一些文物非常漂亮，我记得其中有一把剑，配有玉石的链子，非常精致。

我们估算，这个墓既然已经出了长清博物馆里的那两件簋，肯定有三件鼎相配，以此推算，那一个墓至少能出五六件青铜器。我们探出六座墓，算下来也有36件青铜器了！那时村里没电话，当天晚上，我跑到钓鱼台水库值班室用座机给学院老师打电话，说我们发现了几座墓葬，挖三十多件青铜器没问题。

一开始我们看到一点铜片都觉得很珍贵，后来青铜器越来越多，我意识到安全问题很严峻。我回学校找来几个旧的铁皮柜子，又买了两组新的，其中还有一个是带密码的，基本就是按照放三十五件青铜器的空间准备的。我还从学校借来帆布，下雨时可以拉起来防雨。那时候年轻，干劲十足。

没想到青铜器多得超出想象，最大的墓是六号墓，东西长五米，南北宽四米。我们之前推测，其中有一个墓可能出九鼎八簋，按礼制来讲，这相当于天子的待遇了。当时这种推测并不被看好，结果挖开一看，六号墓真出了八件簋，按说应有九件鼎相配，谁料一口气出了十五件鼎，此外还有壶、盘、罐等。最大的鼎大概直径在90厘米，两个人都抬不动。

这次发掘，仅比较像样的青铜器就出了110多件，我们带的柜子显然不够，像一对60多厘米高的青铜方壶，柜子根本装不下。老师学生都兴奋得睡不着觉。

### 铭文令人兴奋 揭东夷古国面纱

这么高规格的墓葬，墓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在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六号墓中，我们看到墓主人骨架保存较好，身高有一米八二，是一名成年男性。他仰身直肢，面朝上，两手置于腹间。他究竟是谁？

在后期室内清理时，有七件青铜器上铸有铭文，这更令人兴奋了！上面的文字比较清晰，其中有四件铭文中“邾”或“寺”字，其中最短的20个字，最长的42个字。我们看到这个字以后非常吃惊，“邾”和“寺”字都指向了邾国。我们推测这应是一处周代邾国墓地。

邾国是周代附庸小国，国小位卑，关于邾国的文献记载非常少。《春秋》中只有三个字，“夏，取邾。”《左传·襄公十三年》中记载稍多一些，“夏，邾乱，分为三。师救邾，遂取之。”大意是，襄公十三年，即公元前560年，邾国发生内乱，分裂成了三部分，鲁国出兵救援邾国，乘机吞并了邾国。仙人台出的文物和记载年代非常吻合。

文献中关于邾国地望的记载意见不一。比如《春秋左传词典》中说：“邾，国名，妊姓，在今山东济宁市南五十里。”还有的说在山东平阴县西十二里。可见邾国的地理位置尚无定论。

这次的发现不仅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，更为邾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丰富的材料，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邾国地理位置的传统认识。

文献中从未记载过邾国在今长清境内。邾国

从仙人台出现青铜器算起，我们每天休息时间大概只有四小时，每个人眼睛都熬得像兔子。由于一些原因，这次发掘是山大独立性工作，我们身上承担的安全压力和责任很重。挖的东西都是重器，绝对不能出问题。一开始，我们托村里一位张姓老支书给我们做安全防卫，这个老支书工作能力、品质没的说，但发掘工作我们对他是保密的，他并不知道仙人台上面有墓。

仙人台地理位置对我们很有利，三面环水，只有东南方向能上人，此外东边还有一条公路。我们就让老支书在那个口上搭了个棚子，让外人知道入口有看门的。老支书对当地熟悉，也能分辨出哪些不是当地人。

后来出的青铜器越来越多，我们师生也上岗了，一个老师带两个学生，三个人在核心区域值班看守。女生也申请值班，被我拒绝了。我给她们安排了一些对耐力要求高的活，比如穿珠子饰品。那时条件很艰苦，春风风沙大，我们老师穿着军大衣，晚上值班为了安全就睡在墓坑里，可以说和墓主人睡在一块。有一次一早上工后，我们找不到崔大庸老师了，后来才发现，他穿着军大衣，尘土一吹全是土，看不见了。

随着出土青铜器的增多，山大的公安也加入了进来，夜间值班。外人来的话必经东边公路，那里是学校公安的重点防卫地点。

这次发掘，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超出想象，有铜礼器、乐器、兵器、车马器以及玉器、陶器、骨器等320多件(组)，其中仅铜礼器又有鼎、簋、豆、壶、盘、盂、舟等。换句话说，周代的礼乐器全部发现出来了。其中一对青铜方壶，是山东大学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，特别精美，器腹四面都有高浮雕蟠龙纹，双耳为立体兽首形，铸造工艺极为高超。

受鲁国控制，而济南在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，怎么跑到长清这边来了呢？结合齐晋之战，邾国有址在这边也就可以合理解释了。《左传·襄公十八年》中记载齐晋之战情形时有一句，“魏绛，栾盈以下军克邾。”邾国在鲁襄公十三年就已经被鲁国攻下了，怎么会在五年之后晋攻齐的时候又出现“克邾”呢？我们推测，邾国应该在被鲁国收复后，又被齐国收复，成为了齐国的邾邑，攻邾其实就是伐齐。

6号墓的墓主人应该就是邾国国君，但邾国应该不只在仙人台这一个地方，这应该是邾国一分为三的一部分，估计是邾国想脱离鲁，投向齐国的部分。

古人说：“天子九鼎、诸侯七、大夫五、元士三。”邾国君竟然用了十五鼎。在周代晚期周王室衰微，礼崩乐坏，一些小国国君在礼器的使用上有所僭越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。

那么，墓主人生前住在哪儿呢？我们把周边都跑遍了，反反复复几次拉网式调查。按理说，在地面上多多少少能找到遗迹，然而没有。最后，我们推断，他生前的住址，就应该在钓鱼台水库的库底。因为1995年的夏季水库有点枯，我们在水库底见到了一部分陶片，再根据当地村民的一些讲述，我们认为就在北黄崖老村那里。因为那里周围都是山，只有一个缺口进入，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，从缺口进入之后，豁然开朗，既适合居住，防御性又好。

[大众讲坛预告]

### 漫谈泺口黄河铁路大桥



泺口黄河铁路特大桥历史超过百年，见证了济南的沧桑巨变。本期大众讲坛邀请原济南铁路局工务处总工程师曾兆来，讲述大桥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往事。

讲座时间：9月15日(周六)上午9:30

讲座地点：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(二环东路)